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四十四

詳校官侍郎

臣

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

臣

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

臣

孫汝明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四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十二

說卦上二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句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見今現或讀如字下同賾仕責反象義當為像古通賾司馬君實曰精微之極致蘭惠卿曰蘊奧難明也

或作嘖聲同九家作冊非形容猶曰狀貌也物宜物
物所宜也象謂彖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

會通司馬君實曰交衢也朱子曰會謂理之所聚而
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
會則其族通則其虛也程可久曰在本文為理之所
會其變動為道之所通典禮常禮之有條貫者也或

作等體非程可久曰常用之禮程正叔曰法度為物
之則者也蘭惠卿曰法度以律之權其得失所謂出
入以度內外者也斷丁亂反決也繫之以辭於逐爻
之下以斷其吉凶所以謂之爻司馬君實曰爻者羣
動之交也郭子和曰此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
耿睢道曰无以見天下之賾於是立象象立則有以
見天下之賾矣无以見天下之動於是生爻爻生則
有以見天下之動矣林黃中曰擬諸其如是之形如

是之容乃取諸物宜以象之象者像也觀其如是而會如是而通乃謂之典禮以行之又繫之以辭以斷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爻者效也竊謂至陽之形動而其容運行不息擬此形容而像其陽物之宜命卦曰乾而為天以象之至陰之形靜而其容方正不撓故擬此之形容而像其陰物之宜命名曰坤而為地以象之以至陰陽之雜而為六子八卦之重而為六十四卦皆可類而推也初上為事之本末二五為體

之中正三四為上下之交則所謂會也七八九六以處其位遠近承乘以為其情位有當不當情有相得不相得所謂通也故觀乾之初九其龍為潛是所會未通也則斷之以勿用之辭而凶觀乾之九二其龍為見是所會之通則斷之以利見之辭而吉三百八十四爻皆可類而推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烏路反朱子曰惡猶厭也象之所言如牝馬牝牛
匪人女壯棟橈羸瓶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賾
所在而不可惡也爻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
凶弗遇過之而弗過遇之先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若
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闕而不可亂也朱子發曰
天下之至賾者理也天下之至動者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以言者尚其辭故君子之欲有所言必擬卦爻之辭

而後言則言无妄發以動者尚其變故君子欲有所
動必議卦爻之變而後動則動无過舉擬之議之而
成其言動之變化如易之變化也張子厚曰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乎是而已耿睢道曰象為天
下之至賾則君子宜擬象而後言爻為天下之至動
則君子宜議爻而後動猶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郭子和曰擬議者用易
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

擬議者文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於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學易之要務後世多畧而不言或言之而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於世也朱子發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文象之變化也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言動之變化也或曰君子曰言動聖人曰云為朱子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中孚九二之辭音義並見本卦下後並同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居其室在陰之義出其言鳴之義應去聲應之違之其子和之之義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

行去聲下同見今現此下推廣其義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引此文以明擬易而後言也言有善不善則民之從
違繫焉因兼言言動之所關如此之大則天地可動
千里之外猶為未也是所當敬謹也按凡說卦所引
不必文王本指特借易以明其說使人旁通曲暢以
達於事情知易之止為舉一隅也張子厚曰聖人之

於書亦不欲併以一說盡慮人易知則不復研究故
或在此說或在彼說要終必見但使學者潛心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同人九五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言志在六二也五在外出也二在內處也九五奇畫
閉口之象默也六二耦畫開口之象語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鄭少梅曰乾九五之變則同乎離離六二之變則同乎乾二五居中心之象也言外不同而心同也斷上聲截段也利猶利其器之利卦本純乾為金六二間之有斷之之象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六二與五同心而形於言臭香氣蘭芬草離虛而臭達於乾也此亦明擬易而後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初六也初六二字疑衍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此易本指錯今措

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孔子發明議易而後動之新意然六經无術字唯孟子方言術記云營道同術亦後人之言此術字疑亦後人編類者以今語改古語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九三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名功曰勞誇功曰伐德有德色之德或作置鼃氏云
古文德類置相亂卦唯一陽爻為有功勞之象退居
下卦謙卑而不伐不德之象地厚而又有山厚之至
也此易本指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語下並去聲陽居陰下之象其指謙也

德言盛禮言恭

以德言之則為盛蓋艮崇高而蘊諸內也以禮言之則為恭蓋坤卑順而形於外也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坤恭於外以存九三之位下卦之終易亡其位者也存其位即所謂有終也民之所歸為上所忌而居多凶之地非謙以終之則不能保其位矣此亦明議易

而後動

亢龍有悔

乾上九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說見乾文言亦明議易而後動不議之於易則動有悔矣大凡凶爻皆用靜則吉也

不出戶庭无咎

節初九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猶階之自近至遠也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二五君臣初身也畫皆奇而不耦不密之象幾平聲
事之方來而未形其間必有不樂者使先知之則有
害其成者矣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又明擬易而後言亦於經文外生出言語為階之意
程可久曰兌為口舌當節之初有謹密之象前有坎
之一陽塞之又有閉密之象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解六三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此不用易之本指但以負為負販乘為乘車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矣

乘平聲以乘為慢以負為暴程正叔曰伐者聲其罪也上謂九四下謂九二慢藏暴橫也

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藏去聲誨教之也起招盜之義或作悔非治艷治也古有此二語借以明致寇之義此又明議易而後動之戒

右第六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舊在夫易何為者也之首先君子嘗是正之後見
胡翼之諸儒之說果合遂移寘於此蘭惠卿曰言揲
著布卦之功用本起於數也奇數陽屬天耦數陰屬
地李氏曰奇耦相生至於十而五行之數備自一至
五五行之生數也自六至十五行之成數也林黃中
曰天一則地二天九則地十一奇一耦一生一成相
與循環迭為終始四時所以行百物所以生易由此

而作聖人用此而治

天數五地數五

上文是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謂天與地數相得而天地之數又各有合也朱子曰
一與二以至九與十皆以類相得一與六至五與十
各以兩相合又曰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
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五為衍母

十為衍子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漢志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地以十成之此各有合也

天數二十有五

有同又下同二十有五積一三五七九也

地數三十

積二四六八十也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變化謂剛柔相推鬼神謂吉凶禍福成之行之者以此數也講義曰陽推陰則成變陰推陽則成化柴氏曰鬼神者吉凶悔吝感而遂通之謂也張子厚曰行鬼神之氣也氣之所至有吉有凶

大衍之數五十

舊為章句胡翼之諸儒知其脫簡而釐正之猶為未盡今次於此數有小衍有大衍小衍之數不可得聞

矣或曰小衍衍其五大衍衍其五十小衍至五十而終大衍自五十而起意者文王未演卦生爻无七八九六之變則衍止於奇耦而已唯文王欲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爻有動有不動不動者不占而動者變也則占之故衍其七八九六之數而謂之大衍也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作易之聖人文王也然則用著以大衍者自文王始著之生百莖文王乃中分其半分卦揲扚以衍易則五十

之數也故張舜文曰大衍之數五十者著數也五十
有五天地之積數也五十者大衍之起數也其於天
地之積數次五者或曰五行生數也或曰五十有五
所宗者也所以不用也或曰河圖之數以五乘十也
此皆因半著之用而推象數之理如此要之用著之
本指則初不謂是

其用四十有九

數奇則圓而生變化數耦則方而不能相生矣故著

之策五十止得用四十有九也其一不用象太極也
毛伯玉曰歸扐之餘欲得七八九六之數也若盡五
十則羨而不合矣

分而為二以象兩

以四十九策分於左右手為二以象兩儀

掛一以象三

掛卦買反或聲卦別也言別置一所也一一策也三
三極也蓋於左右取一策則置之於小指間也蘭惠

卿曰天地既分人位乎中必取左手之一者左屬陽
天也天之所生為動物地之所生為植物人者動物
故取天之所生以掛之毛伯玉曰欲三揲之餘數得
四或八也若不掛一則乘除皆五不可變矣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揲時設反又思頗息列二反猶數也說文閱持也每
四策為隊而數之數上聲

歸奇于扚以象閏

奇紀宜反零數也。扐卽得反以策置之中，指兩指之間也。歸歸所揲零策也。餘策則再分揲，此十有八變之一也。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後去聲。京云：布卦第二變，皆如前，特不掛，爾至第三變，則又掛一。然後揲，故曰再扐而後掛。以象再閏也。三變而一爻成矣。按大衍止以中分著之策，起數以衍七八九六，既於天地之數已次五矣，又不用其一。

又或掛其一或不掛皆起數之例不得不然然皆法象於天地自然之數故天地全數欠五以象五行生數為物之宗不可用其用四十有九以下亦各有法象也後之作歷者見衍有四時再閏之象遂依倣易數以起歷蓋天地自然之數推之无不合也若乃以後天坎離震兌分主四時而乾坤下同諸卦以分布於六日七分之間則傳會之說矣毛伯玉曰扞從手掛一之所也以餘數合置其間故曰歸奇於扞五歲

以再閏為率一揲以再扐為準再扐者左右手所揲之餘也既併兩揲之餘歸于扐矣則取元掛之一升于次指以別之是之謂再扐而後掛第二第三變遞升而上非每變別掛也既畢三變則三變之奇與元掛之一分寄四指間了不相亂而餘策可見矣每揲之餘不四則八總三揲之餘三四者併掛一為十三則所存之策三十有六是四九之數也故九為老陽三八者併掛一為二十五則所存之策二十有四

四六之數也故六為老陰二八一四者併掛為二十
一則所存之策二十八為四七也故七為少陽二四
一八者併掛為十七則所存之策三十二為四八也
故八為少陰郭子和專論策數而置餘數舉張程之
說以破一行非也雖然爻之不用七八何也三揲為
一爻猶三畫為一卦也乾坤之畫皆三奇三耦猶著
數之三四而用九三八而用六九六變而七八不變
易以變用筮以變占故七八不數也見之於書凡爻

盡托於九六以示其可變使吉者无恃其吉而凶者求避其凶此聖人之深意也故曰易者變也按此說與註疏合但再扐而後掛為遽升於指間義為未安不若京君明布卦之說為差是當俟知者陰陽老少狗承襲之說亦未安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蓍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初草反亦作筴當平聲如位不當之當暮今期但以九六之數為乾坤之策而不取七八言與期之日其數相當也期尚有六日奇數古人但舉其大綱爾二篇說者以為經之上下篇總其策數如此疑指乾坤未詳其指也毛氏曰聖人以乾坤之策當期之日則六日七分之說漢儒穿鑿明甚

此一節言大衍之數擬天地之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

營經營也四為分掛揲扌朱子曰易變也四營而成
一變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乃成一爻六爻成一卦則九十有八變也

八卦而小成

先布八卦乃為小成再筮外卦所謂因而重之者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經凡伸作信此傳者易以今文也引八卦而伸為六

十四卦也長上聲觸其卦之類而長之為六爻能事
畢柒氏曰能事謂凡涉人為者皆不外出也郭子和
曰重為六十四卦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為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天地之間无不備矣

此一節明揲著以求卦爻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行去聲酬市由反酢在洛反京作醋聲同賓主更相
酌飲之名祐荀作侑助也六十四卦各有其道揲著

布策其象乃見故曰顯道合六爻之象為卦德行分
而為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
耦故曰神德行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知鬼神
之吉凶故可與侑神蘭惠卿曰顯道者自幽而至明
所謂闡幽也神德行者自顯而入幽所謂微顯者也
張子厚曰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侑神

此一節明卦爻之用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大衍之數能成變化故知其道能行鬼神故知其所為

此一節結上生下朱子曰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右第七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聖人明僧紹作君子恐是正義曰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四焉毛氏曰是四者變化之凡也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以用也猶大象君子以之以陸氏云下三句无以字一本皆有尚貴之也言者所告之事也求諸易之言則有辭觀辭則知言之所指矣動者所舉之事也求諸易之動則有變觀變則知動之所之矣制器以利用求諸易之制器則有象觀象則器之理制在其中矣卜筮以占事求諸易之卜筮則有占觀占則筮之

吉凶在其中矣制器者如十三卦與鼎井是也卜者
龜而非易也兼言之者卜筮乃一體事猶曰莫大乎
著龜也占者吉凶悔吝利不利无咎之類代占者
而推休咎也古者龜易皆無辭故有官占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文王作易而易之占在書矣蘭惠卿曰
前章所謂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是也王景孟曰凡此无非神之所為也故
聖人尚焉

此一節總言辭變象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問易而言其所為所行之事則易受人之命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也朱子曰命者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此明言辭也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遠近定體言所為之事所行之方无有遠近幽深也

物事之總名來方來之吉凶也李仲永曰如響言答之速遂知言知之速也此明筮占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與去聲後同張子厚曰言易之為辭至精者乃聖人窮理極盡精微也

此一節明辭與占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此言揲著之法也參謂分二掛一也伍猶隊伍謂揲

之以四也變謂十有八變而成卦也錯雜四十有九之數而揲之以綜之於扚也參伍錯綜皆古語參倉含反考工記云鑿折以參伍荀卿曰窺敵制變欲伍以象參韓非曰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錯綜者取象於織錯者交而互之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之謂也借此四字以明揲蓍之法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地諸本多作下通猶通乎晝夜之道之通文者九六
周流六位之謂兼該參伍之所變也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數所綜之數象卦之象也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一節明變與象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寂然者不動之貌隨人之筮而感之即通其故无不
報應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至神能知來也

此一節總言四者神之所為如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聖人指文王窮極至理之深研究方來之幾幾平聲

後同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志謂言與筮之所志也通感而遂通之通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務謂動與制器之所務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速謂受命如響遂知來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類

至謂無有遠近幽深成文定象之類申言神之所

為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門人申孔子之言以結之恐其說之難明而人不悟也故知說卦三篇成於孔子之門人與文言同

右第八章申前章言神未盡之意而以辭變象占明之即所謂變化之道而神之所為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夫聲扶下同一本者也下無夫易二字開一作闡造

端也物事物也程可久曰開物者肇其始成務者究其終冒莫報反司馬君實曰包而有之天下之道凡所由行者易皆冒之開其物成其務故曰如斯而已竭盡無餘蘊之辭也郭子和曰凡天下之道无不具於其中

此一節總言其端耿睇道曰著卦爻三者易之所
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

以易通達天下之人其志之所欲為者蓋易有開物之道故也

以定天下之業

以易定天下之人所作之事業蓋易有成務之道故也

以斷天下之疑

斷丁亂反決也以易決斷天下之人其心之所疑者蓋易冒天下之道故也郭子和曰孔子言易必繼以

聖人用易以見聖人凡有為有行无適而非易也張
舜文曰開物成務以定天下之業則吉凶生矣有吉
有凶則天下之人不能無疑疑則業不可定於是
有卜筮以通志定業斷疑也

此一節應上生下言生著立卦生爻之事著圓而
神故能通天下之志而開物卦方以知故能定天
下之業而成務交易以貢故能斷天下之疑而道
无不包也

是故著之德員而神

員今圓著無定數故曰員神謂知來物也

卦之德方以知

知今智卦有定象故曰方知謂藏吉凶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

龔氏曰貢如貢賦之貢謂獻也猶書獻卜之謂注作
告恐無所據爻无定位故曰易眈睇道曰道非數而
著以數推道无象而卦以象告故著卦謂之德德猶

常體爻言乎變者也故謂之義義則盡變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

方其未作易之前聖人出而應世其憂患天下後世之心未嘗一日忘是故因著生卦因卦生爻因爻生義曉之以利害禍福詳之以逆順從違使天下後世得之于書者猶吾與之交口相付則天下求之于易而不復求之于我則吾心之所憂者可以盡洗退藏于密而聖人隱矣而聖人方且憂患與庶民皆同凡

云為動作求之於筮龜此蘭毛二氏之說為得之也

此一節應通志定業斷疑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張舜元曰吉凶之效可以數推吉凶之事可以象定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與去聲其知由聰而明明而睿則非常人之所謂知也故能立卦以藏往其神雖武而不殺則非常人之所謂神也故能生蓍以知來王景孟曰夫謂之聰明睿知

則卦之知非此聖人其孰能與之謂之神武不殺則
著之神非此聖人其孰能與之眈睇道曰布昭聖武
不免于殺者將以使人之知懼也今也神以知來則
未然之祥見于其先知以藏往則已然之戒存乎其
後豈待殺而後知懼哉

此應著卦文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故物謂著龜朱子曰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

用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也

此申聖人以此洗心之意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齊今齋齊戒致敬以筮著所以神明著之德所謂員而神者也朱子曰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楊廷秀曰尊敬其事之謂神發揮其義之謂明聖人所以擇建立卜筮人然後命之者以神明其德也又曰著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

著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曰神明云者尊敬之也
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此之謂也

此申吉凶與民同患之意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李氏曰此又廣其所以為易也朱子曰先言坤者由
靜而動也胡翼之曰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坤朱子
發曰無靜則無動無闔則無闢此歸藏所以先坤與
竊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凡日出為晝則戶之闔者

始闢一年之春亦自冬之閉藏而啓之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張舜元曰乾一闔而為坤坤一闢而為乾呂微仲曰
大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氣闔則發生氣
闔則收斂一體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見今現象自無而出有器成質而不變凡以體言之
則謂之器以質言之則謂之材闔闢變皆然

制而用之謂之法

此聖人觀象因材制器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或利於出而不利於入則出者利於用之入者不利而不用也利於入而不利於出則入者利於用之出者不利而不用也唯一出一入民咸利其用而用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所以謂之神

此一節明著易之前民用其道如此也郭子和曰

變通最為易之要法說卦凡三致意焉近人而易
曉者莫如戶故以戶之一物明之則天下萬物皆
如此也所以為戶二者以其闔也此即坤也闔則
必闢此即乾也一闔則一闢一闢則一闔此即變
也人之往來於戶者不窮此即通也見於闔闢即
戶之象形於運動即戶之器制而用此者法也利
於用而民之出入莫不由此者所以為神也一戶
至末也猶必盡變通之法而後可用於天下然則

治天下者可不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乎
黃林中曰著卦之德亦既神明則象無不顯數無
不陳是故十有八變而皆陰則六畫皆耦是天地
之闔而為夜是以謂之坤也十八變而皆陽則六
畫皆奇是天地之闢而為晝是以謂之乾也一闔
一闢則乾坤錯居故謂之變一往一來則闔闢不
窮故謂之通見而在天則謂之象形而在地則謂
之器像其象制其器故謂之法闔而入闢而出天

下由之而不知則謂之神朱子曰闔闢動靜之機
變通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生物之序也法者聖
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朱子
發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之而入故曰
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
闢戶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陰變而陽故謂之
變闔者往闢者來往來相感其機不息故謂之通
氣聚而有見故謂之象成而有形故謂之器利用

此道以動靜出入而民咸日用莫知其然故謂之神七者同出而異名其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乎毛伯玉曰凡此皆天地之靈而著卦之神也易之道極於神故必以神終之

是故易有大極

大今太此申言撰著之所法象者極曰太極者以天地萬物之理無先於此也楊中立曰極如屋極之極朱子曰以有形言之四方八面轉合到此築底更無

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均故謂之極楊廷秀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故曰易有太極然非易能有太極亦非太極之能有易也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

是生兩儀

司馬君實曰儀匹也分而為二相為匹配劉長民曰不云天地者蓋以兩儀則二氣始分天地則形象斯

著竊謂凡有物之先皆曰太極一物有一物之太極
有太極則有物兩兩相配故曰兩儀天地特域中有
物之大者也

兩儀生四象

在易則固有在矣在造化則兩儀陰陽也四象唯方
外書言之極精謂乾坤坎離也乾南坤北上天下地
之象離東坎西左日右月之象後言易有四象辭同
指異或謂乾坤之四德或謂四時或謂七八九六或

謂火水金木皆其象也猶太極兩儀之不拘於一定之說

四象生八卦

既有左右上下自有四維而震艮巽兌成矣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張子厚曰盡吉凶之理然後人謀作大業生

此一節明神物之用申大衍之數也大衍易也其一不用易有太極也分為二是生兩儀也掛一歸

奇而揲之以四生四象也故說者以為七八九六
理或然也既有七八九六則陰陽可定而卦爻可
畫生八卦也卦重而為六位剛柔雜居爻當不當
吉凶生矣有吉凶則成敗得失之變相尋於無窮
而人謀用矣故曰生大業朱子曰每一生二自然
之理也畫卦揲著其序皆然周茂叔曰無極而太
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楊中立
曰太極無定位當處即是既有太極即有上下既
有上下即有左右前後四方既有四方即有四維
皆自然之理也王景孟曰易之為書不過示人以
吉凶趨避之理而已矣唯聖人入乎吉凶之域故
能立大功業於天下則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
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楊廷秀曰大哉易書
之事業乎下文即言法象莫大乎天地蓋乾坤之

闔闢變通是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觀象於天取法於地孰非法象然無有大於天地者
下言莫大皆然

變通莫大乎四時

易之一闔一闢往來不窮無大於四時者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縣今懸垂也天垂象星辰風雲孰非象者而著明無

大於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謂五有大君之位也六位以上
五為天而上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唯位乎五則富有
下四爻貴為天子故莫大於五也胡翼之曰言天地
之道陰陽之理變通之事日月之明此後即以富貴
而繼屬之者何也天地之道但能生成萬物不能生
成天下之人是故君子有大才大德凡居崇高極盛

之位代天理物能以仁義教化生成天下之人若無富貴之位則其功不能以及於天下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十三卦乃其凡也民生之物所不可闕者必備之用之所資者必致之又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用孰有大於包犧黃帝堯舜之數聖人者哉蓋莫非人也而為此以利天下者唯人之聖者能之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莫大乎著龜

賸九家作冊大陸作善皆非探平聲索色白反疊亡
偉反猶勉勉也朱子曰疑故念決故勉陸農師曰古
以龜卜以著筮龜象也天產也著數也地產也傳曰
上有叢蓍下有伏龜龜筮之相為用抑天理也程可
久曰賸者含蓄而未發隱者藏伏而未形賸可探也
而深者不可以探取必致曲以鉤之隱可索也而遠
者不可以索得必順理以致之李仲永曰象賸而深

以龜卜之則賁可探而可鉤也數隱而遠以著筮之則隱可索而遠可致矣耿氏曰如此則賁者吐隱者見深者出遠者至而吉凶之辨明若觀火天下之就吉者若渴去凶者若熱而疊疊以成也張舜元曰探賁索隱言乎象也鉤深致遠言乎數也定天下之吉凶決疑也成天下之亹亹者存乎人也言象數少異當俟知者毛伯玉曰筮以著不以龜每兼言之何也以類故也然龜從者有時而筮逆卜之不吉者筮之或

從此洪範之所以有稽疑也

此一節推廣吉凶之生大業而歸於蓍龜之神郭
子和曰此章凡五是故蓋文義相屬也蘇子瞻曰
天地日月四時天道也天道所不及富貴者制之
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因蓍龜以言天實生之易乃則其象數用以為卜筮
也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文者效此者也天地之變化易以六爻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以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見今現日月星辰顯見垂象而有吉有凶聖人乃繫之以辭而明吉凶以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洛漢王火德避水改從佳作雖王子雍本圖書不可

得詳但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古蓋有之不
列於六經而不傳也今據漢以來諸儒所傳似有考
者漢律歷志云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而五行志劉歆
言包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河
圖九宮縱衡十五數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之配蓋先天之易此包羲氏因而重
之者也洛書止分五位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之

序蓋後天之易此文王所以定之者也河圖九南一
北三東七西八東北而二西南六西北而四東南五
隱於中對耦而分十數尊貴者得數多卑賤者得數
少奇處四方耦處四隅包羲以畫八卦乾南而坤北
則九與一也離東而坎西則坎七而離三也震東北
得八而巽西南則二也艮西北得六而兌東南則四
也蓋天數五地數五二五為十而陰陽分之此合先
天之易也洛書一六在北水數也而坎居之二七在

南火數也而離居之三八居東木數也而為震四九
居西金數也而為兌五與十居中央土數也而虛其
中火生土土生金故坤之土居西南離兌之維以應
五木克土而土克水故艮之土居東北震坎之維以
應十巽亦木也繫於震之終乾亦金也繫於兌之後
蓋坎離水火以配天地南北故各一而不二金木土
各二卦以為陰陽之配此合後天之易也故漢五行
志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正謂

此也夫禹得洛書而作洪範非異於易也文王恐後世以洛書與河圖對立而為二遂演其數以定後天之易先朝諸儒交互圖書之數而不能決斯義也唯蘭惠卿得之程可久曰有體可據者則之有物可見者象之有理可推者效之張舜元曰則神物而起數效變化而生爻象吉凶而繫辭則圖書而定卦朱子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由也耿睇道曰天地之數聖人生知極其數可以定天下之象矣不待見蓍龜而

後知也然神物非常之物天生以示象數聖人何敢
不則之言天地變化則不止乎四時也言天垂象則
不止乎日月也蓋前言其莫大此言其該也夫神物
變化垂象自兩儀定位則有之矣至於河圖洛書則
有時焉孔子以河圖之出同鳳鳥之至豈非天之興
易而有先至之符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何氏曰上四者四象也謂神物變化天象圖書所以

示天下也與兩儀所生之四象名同而指異

繫辭焉所以告也

告天下使知此卦此爻之時物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繫辭而定其卦爻之吉凶所以決天下之疑也

右第九章朱子曰此章言易之興專歸於卜筮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此上舊有大有上九一章諸儒疑脫簡當在中篇莫

益之下今移之書者寫之於簡蓋有限也言則宣之於口故書不能盡意又無窮言亦有限故言亦不能盡也朱子白有意而後有言有言而後有書書以記言而不能盡達其言言以述意而不能盡達其意使之觀象而意得則有不待言而盡者矣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聖人指文王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朱子曰兩子曰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然有問則有答此自問而自答之辭物之情偽見於卦爻者也中篇云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即此所謂情偽也惟卦足以盡物之情偽故卦之象可以盡我之意此答言不盡意也

繫辭焉以盡其言

此併下文釋書不盡言故繫辭以盡之

變而通之以盡利

耿氏曰變動以利言故變通可以盡利亦謂言其變通之利也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亦謂繫辭之言也鼓之舞之與成天下之亶亶者同意使人奔走於趨吉避凶之域而不自知也故曰盡神張子厚曰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神主於動天下之動皆神鼓之舞之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

緼紆粉反所藏蓄也朱子曰衣之著也猶緼袍之緼
乾坤兩卦乃易之緼蓄朱子發曰爻象變動緼於其
中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一陰一陽對列成立則變易立乎陰陽之中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無陰陽則變化無自而形則亦無易矣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易非无也有易之理而无乾坤則不可得見也或之者疑之也蓋易未嘗无乾坤未嘗息設使卦不盡則易不可見則乾坤之變化亦幾乎息幾乎聲近也非真息也息今熄滅也朱子曰易之所緼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一乾坤息謂變化不行郭子和曰乾坤有體而易无體有體則成毀從之故乾坤言成列言毀易以无體託於乾坤故乾坤毀則易无

以見矣明聖人不得不作易也林黃中曰六十二卦皆自乾坤而來成列云者獨乾獨坤則不成變化也乾坤之象天地也六十四卦之象萬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无天地安得有此萬物无此萬物又安用此天地

蘭說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謂形見非形影之形凡一事一物有形而下者必有形而上者上者其理下者其事物也理无體故謂

之道事物有體故謂之器此言易與乾坤易无體其道也乾坤有體其器也乾坤謂七八九六之數形為奇耦之畫非謂乾坤之性也李氏曰以易言之易為道而乾坤即器也以象言之則至賾在道而物宜即器也以爻言之則至動在道而典禮即器也變通之用或起於乾坤者易道之行也或存乎爻象者書載乎道也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裁古財以今文改之因其化而裁制之使合於理此
所謂變也推其變而施行之使宜於民此所謂通也
不化則无變推不去則不通前章乾坤之變通易之
自然之理也此章道器之變通作易之聖人之所以
載於書者也下復言存乎變通之人朱子發曰以易
道言之晝夜六時寒暑六氣剛柔六位因其化而裁
之以著其變之微故謂之變晝夜相推為一日寒暑
相推為一歲剛柔相推為一卦推之則通故謂之通

郭子和曰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各具變通之理天地
不變通則不能長且久人與物不變通則病且死矣
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謂乾坤不變通則雖成而
毀也姑以人言之朝而作闢之道也暮而息闔之道
也一作一息變也與日无窮通也竊謂聖人作易具
在卦爻

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錯今措化裁推行者化推乎道器也舉而措之者舉

是變通而措之天下之民也此所謂事業也變通事業皆易之道器也化之推之舉之皆聖人作易之用也

此一節言易之體用程伯淳曰謂之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上蓋一易也形而有器則為乾坤自乾坤闔闢以至成功則各有稱謂爾如此則曰道如此則曰器如此則曰變則曰通曰事業皆易也皆乾坤之所為也

右第十章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夫象二字衍郭本无音義見前章天下之賾道也物宜器也觀其動之會通以行典禮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者變通也道器寓於象變通寓於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言聖人之用也易有象以見天下之賾聖人欲極其
賾求之卦可也象具於卦之畫故也有爻以見天下
之動聖人欲鼓天下之動求之辭可也爻具於辭之
指故也耿睢道曰作易之聖人以言不盡意而立象
以盡意所謂象者在於卦之中矣以書不盡言而繫
辭以盡言所謂辭者在於爻之中矣鼓天下之動則
進退遲速之有節若周之鼓人或鼓而進或鼓而退
或鼓而馳或鼓而驟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凡曰存乎云者皆存乎易也謂易之卦之辭之變之
通人亦易之人也聖人體易以治世則於天下之事
物如易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當求之易之變通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欲章明易道於天下使人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必易中之人方可如包犧黃帝堯舜氏是也下此則
如顏子之不遠復其殆庶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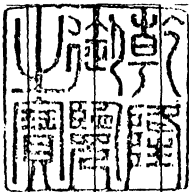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行去聲前言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者也此言其人之
以易成已存乎德於已而踐履之者也默不言也成
乎已故信於民林黃中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必
默成乎德行則不言而信耿氏曰卦之有象聖人將
以盡意也即此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則
忘象矣爻之有辭聖人將以盡言也即此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則存乎德行不言而信則忘言矣司馬君

實曰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毛伯玉曰乾坤之變通錯之事業求之易之書可也道器之變通存乎其人舉其用而託之人也无是用不足以為易有是用而其人不足以用之非易之罪也前乎此黃帝堯舜氏其人也自今以往其人不可知也大哉神而明之乎此包犧氏所以不傳以書而傳之人也

右第十一章言易之立象繫辭以明變通待其

人而後行也



厚齋易學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臣雷琳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五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十三

說卦中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艮巽兌四維八卦相比相對

交錯六十四卦雖未重而象已在其中矣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重平聲因八卦成列之象而重之文王未演易生爻而既有重卦則有六位既有六位則有奇耦而爻已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謂九六之爻相推於六位則爻之變在其中矣
謂剛下柔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類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文王於每卦逐爻之下皆繫之以辭而命之以吉凶

則雖未筮得九六而九六之動已在其中矣龔氏曰
命猶天之命萬物也毛伯玉曰有卦則有象有重則
有爻有爻則有變有變則有動動在其中者卦爻之
辭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每爻動則占其變故有吉有凶有悔吝若靜則有占
而无凶悔吝矣郭子和曰動之說未詳故繼言此終
其言也周茂叔曰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

奇耦之畫以立六爻之本

變通者趣時者也

趣去聲動則變變則通通乃趣其時也卦為時爻為事物變則之某卦為趣某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固而常也勝或作稱非貞於得則勝失而吉貞於失則勝得而凶不貞則為悔吝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觀示也天地示人法象人道常久而不變貞於觀者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日月往來明生之道亦常久而不變貞於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一猶終始惟一之一自所舉行始終不貳故能成功故動必貞於一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郭子和曰

上言爻在其中故此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又曰因言吉凶以貞勝復以天地日月明之又以明吉凶之生於天下之動也

此一節明卦爻變動之吉凶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聲扶確苦角反剛健貌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隕大回反柔順貌記隕乎其順也或作退妄非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象言卦申前爻象在其中之意此謂乾坤之易簡

爻象動乎內

申前動在其中之意一卦之內蓋畫成卦爻而後見
某爻之動則知某爻之象是爻象動乎一卦之內者
也

吉凶見乎外

見今現下同外謂一卦之外也吉凶生乎動故見於所動之外

功業見乎變

申前變在其中之意動則生變興事曰功功成曰業見乎一卦所動之變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申前繫辭焉而命之意辭謂一卦之辭王景孟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意見乎其辭之所命如此而吉如此

而凶

此一節明前剛柔立本剛柔者乾坤也乾剛坤柔示人不易上篇之所謂易簡而已

右第一章申言爻象郭子和曰上篇始於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人之德業此篇始於八卦之成列繼以乾坤示人之易簡凡上篇之未盡者見於此篇相為始終之道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

所以生生之謂易

聖人之大寶曰位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故能化生萬物有聖人之德而
无聖人之位則不能配天地故作之君師而成位乎
其中者此聖人之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

天地生物之大德仁也聖人得位與天地參故守位
以仁猶天地之生物也呂微仲曰仁古作人朱子曰

非衆罔與守邦之義

何以聚人曰財

仁之生物莫尚於財財者斯人之所以生也故有財則人聚无財則人散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禁平聲亦去聲既有財必為之理謂撙節有式也辭者理財之辭如曰貢曰賦曰筐之類正辭也非謂民之取財无節也禁民為非如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

時入山林之類凡此者皆義也謂當然之宜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簡易故曰生一言而足人道雜而多端故曰位曰仁曰財曰義非一言之可盡也猶書之天地萬物父母一言也曹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不一言也

右第二章鄭少梅曰此簡為人君設古之聖人如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得是道也下章遂繼以十三卦制器焉皆聚人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之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

包今庖孟作伏犧許宜反轉注也古作羲上古未知
亨飪茹毛飲血包犧氏教民佃漁亨飪故曰包犧犧
牲也鳥獸全具曰犧王去聲觀象於天風雲日月之
類觀法於地法法則也山澤水火之類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鳥獸之文如鴻雉鳥隼龍馬虎豹牛羊之類地之
宜如利西南不利東北亨於西山之類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身如乾為首之類物如乾為馬之類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始去聲作興起也一曰作為也八卦謂三畫奇耦德
謂吉凶來物通者知之也情謂遠近愛惡類者以類
分之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罔亦网今網贅系文從网從亡古罟籀罔則知亡亦
偏旁也罟亦從网從古取獸曰罔取魚曰罟或曰罔
目謂罟結繩謂之網兩目相承而物麗焉佃今畋古
田漁古魚捕鳥獸魚鼈之名以用也取諸離凡諸卦
之所以取有二義有象有理離謂麗也謂鳥獸魚鼈
麗於罔罟也象謂虛中罔罟之目虛也是時生民未
知飲食之道而鳥獸魚鼈未知避忌與人雜處傷害

人民稼穡故包犧氏觀象於離作為罔罟以佃漁鳥獸魚鼈亨飪而食然後人物之辨始立此說石毛二君子得之胡翼之曰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卦象非必擬此卦然後成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作興起也猶聖人作之作後同

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或作為之耒耨非斲竹角反斫也耜聲似田器說文

重也一曰從土輦齊人語採忍九反說文屈申木也
耒盧對反說文手耕曲木以從木推手古者垂作耒
耜胡翼之曰耜者薄五寸其首有華指以為耕作之
用又採其木其曲有鈎以為之耒龔氏曰耜者耒之
首耒耜耜之柄則為一器二物按說文則耜為今之
鍬耒為今之耜特古今之制異爾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耨奴豆反鉏也王氏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

教平聲取諸益其理則為稼穡養民益下之道也其象則上震下巽動而入也震木直而斷為耜巽木曲而揉為耒耕耨皆動而入土也程可久曰飛走之類實害稼穡唯罔罟佃漁之制立然後有耒耜之利見于天下郭子和曰包犧有犧牲而耒粒食炎帝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斷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象而其彖則曰水道乃行粒食木類

也耒耜本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為道入
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耨之利是以上益下
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之三義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離在上日中也震動於下市合也不取早莫者欲其
朝往而莫可歸也至周則大市日昃百族為主朝市
以朝商賈為主夕市以夕販夫販婦為主蓋因其制
而增益之也民貨三陰之象陰皆在陽下天下之象

或曰震足動於下致民聚貨之象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卦本三陽在上三陰在下九自五來初六自初
往五交易之象卦本成否今交易而退則陰麗于陽
成離明陽動于下為震起陰陽各得其所之象噬嗑
市合也聲同則義通在古然也鄭少梅曰食貨民之
本也益次以噬嗑兩者食貨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變者更新化者革舊通則不礙人情神則由之不知
鄭漁仲曰事久則敝不更則斲故通其變者使民不
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張子厚曰鴻荒之世衣食足而用未備黃帝堯舜通
其變神而化之以教天下也王介甫曰舟楫杵臼而
次以一聖人足以具此必至於五六聖而備焉何也
聖人也者因物之變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厭聖人

不彊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彊行故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程伯淳曰各隨其時而已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舉易道以明之黃帝堯舜亦用易以變通之而已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去物之害興食貨之利人道立矣自黃帝以至堯舜
衣裳之制乃始明備故垂衣裳而天下自治取諸乾
坤之尊卑易簡而已易之道定於乾坤之尊卑德業

成於乾坤之易簡自黃帝以前衣鳥獸之皮衣裳之制始闢端于黃帝至堯舜之時命禹作服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指黃帝也神農雖為耒耜教民稼穡然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故三聖人方辨上下之分正衣裳之儀法象簡易變則通之化則神之夫何為哉朱子發曰太玄曰垂綃而為衣襞幅為裳垂綃奇也襞幅耦也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取古之衣裳離之上衣下裳天尊地卑之

義亦一說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剡口孤反又口溝反禮作𣥵剖也剡木令中虛為舟
渙卦自二至五中虛之象剡以冉反削木令銳也楫
或作檝將輒反或聲集或子入反橈擢也二木皆象
於巽下坎水也舟浮水上巽木在坎上之象楫入水
中巽木入於坎之象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今本以濟不通下有致遠以利天下一句與下文相重陸德明王昭素皆云無此一句朱子亦曰疑衍今除之取諸渙有舟楫以濟不通則病涉之患散矣此其理也彖曰利涉大川贊曰乘木有功蓋謂是也鄭少梅曰制器至此不復載所作之聖人其事亦不復次序大抵黃帝堯舜之時此等器用無不備矣毛伯玉曰生民之初知鮮食矣而未知網罟知食草木矣而未知稼穡知通有無矣而未知有市知馮河矣而

未知舟楫知有稼穡而未知有杵臼知有文字而未知有書契聖人於是設為此器轉益便利以宜天下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一本無以利天下四字恐非諸卦皆言利益謂變而通之以盡利也胡翼之曰豫言禦暴乾坤言治是亦利也服毛伯玉曰服箱也說文作𨵿聲備今之馬亦謂𨵿乘平聲大車牛駕之載物而重者也小車馬駕

之載人而輕者也牛曰服馬曰乘其實皆駕車之稱
牛馬行而車隨之以引重致遠故取諸隨隨卦純體
本乾上坤下乾馬坤牛今坤六自初往乾之上服牛
也乾九自上來坤之下乘馬也乾陽實重也而坤引
之于上乾自上來初遠也而乾致于初此其象也毛
伯玉曰古者牛以駕後世始以耕蓋耒為手耕之木
以人為耦禹所以式之古者四馬駕一車多至六馬
後世始以騎王景孟曰服云者以其能引重也乘云

者以其能致遠也

重門擊橈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橈本說文今析它落反兩木相擊以行夜者重平聲
艮為門闕自二至四有艮象下又有一耦畫重門之
象二震為木為動為鳴木動而鳴擊橈之象也二陰
在門外來攻九四有暴客之象四以一陽禦之待之
之象暴鄭作覲暴客盜賊也豫豫備之義耿晞道曰
川塗既通則萬民雖交而暴客亦至故重門以禦之

所以為寇者不能攻故擊橈以警之所以為盜者不能竊王介父曰一陽能禦外之二陰故下之三陰得其安矣郭子和曰備豫之義非一獨舉重門擊柝者黃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之禁備豫之密也以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此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為之防哉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斷讀如斷金之斷絕也杵昌吕反掘其月其勿二反

白求又反杵臼所以治米也

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治米欲其精鑿小過之義也震上艮下上動下止杵
臼之象也陰過多於陽萬民之象張子厚曰過以養
物李氏曰小過之彖曰可小事蓋杵臼之類也程可
久曰互體巽木折於上下斷木也二陽陷於四陰之
中掘地也鄭少梅曰震以卯木而在上艮以寅木而
在下二卦中分之斷木也艮為土而木克之掘地也

柴氏曰約象兌金斷巽木而動於上杵也兌金掘艮土而止於下臼也舂者去其粃而已故曰小過象有此三說列之以俟有考者胡翼之曰神農氏教民粒食然未能精治五穀以為飲食之養後世聖人乃興杵臼之利耿睢道曰暴客不至而居者安可以治粟而食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弦木以木為弧而弦之也剡木以木為矢而剡之也

上九言張弧卦有弧象程可久曰坎離皆有木坎為
矯揉弦木也離火上銳剡木也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耿睽道曰孔子言足食次足兵序當然也竊謂弧矢
所以威不服不止暴客之門櫟也聞之潘氏冠英曰
火上澤下其執睽而澤火之用相資故弧矢象之弧
屈而張矢直而弛弧張而却矢弛而前其執相睽其
用相資也後世弓備六材而矢以金石之砮古皆用

木閭端之初猶樸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穴居而无以待風夏野處而无以待雨宮室室房也棟俗稱為脊梁宇重簷也極高出于上而簷垂覆于下則風雨不能為患朱子曰壯固之意程可久曰四方上下之間謂之宇九四剛實行于三陽之上以承二陰棟之象乾下覆宇之象胡翼之曰二陰風雨

之象四陽棟宇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衣去聲胡翼之曰不能封之為墳不能樹之為別未
立五服之制三年之喪喪期並如字數去聲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棺聲官槨聲郭內曰棺外曰槨取諸大過朱子曰送
死大事過于厚其義也柴氏曰棺而又槨大過也程
可久曰木在地下有生意曰升木在澤下无生意曰

大過耿睢道曰生而庇大厦死而衣之厚薪不可也
生而處宮室死而葬之中野不可也于是棺槨興焉
鄭少梅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
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象皆養生送死自然之意竊
謂中二陽堅實棺也上下二陽周之槨也二陰掩其
外土也此其象也以木為棺槨亦閭端之初爾有虞
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堅周其後從而增益之焉郭子
和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有至于此

喪期無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制禮然後棺槨有
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于厚然四剛有堅
中之象故取以為棺槨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于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
舉而委之于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此蓋聖人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治去聲鄭康成曰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竊
意兩各以繩相結人執一以為信也書文字契以合
約也百官以治治平聲以此紀事辨訟萬民以察以
此灼見是非情偽取諸夬其義在決欺偽也鄭少梅
曰乾兌皆金兩相符合而又會于西北天庭夬決之
象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之說于是乎在此所以取諸
夬也程可久曰古人仰觀奎星環曲之執而制文字
則書契乾之成象也兌為傳決物來此傳已而求決

斷諸陽正位以治之而陰在顯著之地有察見情實之象故取諸夬夬氏曰言有所不能記者則書述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契別之百官以治事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情盡而不相欺也以衆明照闇猶五剛之決一柔也郭子和曰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為治結繩之後書契所以為治皆所以防小人之偽非待君子也夫之為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夬去小人之偽也自離至夬

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皆不可以一義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亦無窮于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象畫之象像似也似物像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材象之材動材之動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一節結十三卦制器之事耿氏曰像十三卦之象而制器材者成器者也動則用器者也毛伯玉曰畫而為卦故謂之象著而為言故謂之彖彖者因其材而明其用也聖人既制為是器以便天下之生矣器與人相用而有利有鈍有成有毀所用之者有工拙所遇之者有險易故彖論其材而又別其所遇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竊嘗觀之罔罟捕獸而或為獸傷耒耜殖稼也而或有水旱市以交易或以啓爭衣裳

以辨分或以啟僭舟楫能載亦能覆弧矢能威亦能
敗牛馬駕車有時而說輶書契防欺有時而偽詐凡
此之類皆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

右第三章專論易本乎象凡有所動无非取象
于易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夫不曰易而曰易象
則知易之有象猶詩之賦比興也象之有彖爻
猶賦比興之有風雅頌也无象則无易无賦比
興則无詩十三卦之制器此象之至著而一書

之所未載者也故孔子述之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言未重之八卦也乾坤純體三男之卦則一陽二陰三女之卦則一陰二陽一則少二則多註曰少者多之所宗故以少為主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故何也孔子設為此問以曉人故者所以然也奇聲者單隻也一畫是也耦並配也一畫是也陰中有

一奇畫者為陽卦陽中有一耦畫者為陰卦以少為主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其德行何也又設問以求陰陽奇耦之德行所謂卦之德與顯道神德行之德行也張子厚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

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林黃中曰陽物乾君之象也陰物坤民之象也

右第四章鄭少梅曰陰陽之分以氣言奇耦之分以數言君子小人之分以勢位言君子小人之道以德言易之道其大本為天下治亂計所以喻之于君民而終歸于君子小人之分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總言天下之人不能思慮而徒惑于往來之憧憧也致極致也往來雖異而其歸則同往來雖雜而其致則一天下之人見其憧憧而殊途以求之不知其歸之同見其朋從所思而百慮以索之不知其致之一故再言何思何慮而深有感于天下之人也其不來也則思其來其既往也則又慮其往惑之甚也程

可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何事多思慮哉故道則同
歸于一致而天下自殊塗而百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
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申言往來之理同歸也日推月則月來月推日則
日來故曰相推寒暑亦然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者也屈感于來而信信感于往而屈故曰相感所謂

二氣感應以相與者也往來屈信皆同歸也楊廷秀
曰天下之事往來無窮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蠖聲蠖屈信蟲也其行先屈而後信蓋如今人以手
大拇并次指量度長短一信一屈為今准尺五寸古
為一尺所以謂之尺蠖在桑間伸立宛如桑枝无辨
江東俗呼為桑鰈蟲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蛇今蛇存或作全此申言屈信之理一致也李氏曰
當其信雖尺蠖之微亦屈以求信當其屈雖龍蛇之
大亦蟄以存身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又言人之于往來屈信之理同歸一致也精精聚
也凡所以精于義理而入于神妙者非忘物也將以
致之用也凡所以利于致用而安其身者非徇物也
所以崇我之德也林黃中曰精乎屈信往來之義而

入于神利乎屈信往來之用而安其身出而致用入而崇德亦往來屈信之理朱子曰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毛伯玉曰道未始不自精思得之及其至也不思而得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往來屈信无有窮也學易者但能有以致用崇德足矣若欲窮无窮而極无極非所敢知也神者信也方來者也化者屈也已往者也若欲窮極方信之神知

得已屈之化自非德至于盛大其孰能與于此此聖
人事也非學者之所知也自崇德克之可矣朱子曰
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

盛仁熟而自致耳

張子厚同

楊廷秀曰仲尼于上篇既舉

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旨至此復舉十
一卦焉鄭少梅曰天地生陽于中孚而生陰于咸陰
陽往來之不窮一言以蔽之曰誠也孔子于上篇論
中孚之誠而于此篇論咸之誠皆以首乎諸卦使人

知易之道本乎陰陽而天地之陰陽本乎至誠不息也誠者神也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以終上篇擬議之道道以用為大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而盡推而至于盡物皆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咸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於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

來理之常也有往必來有來必往知往來之說則凡
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
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朋從
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
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有以屈信相感者尺蠖龍蛇
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
而同歸于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觀乾之初九潛
龍勿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

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石非所困也困則名辱矣蒺藜非所據也據則身危矣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其一作期邪今耶正義曰上千九四故名辱下乘九

二故身危上又無應故不見其妻而凶郭子和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妻者至親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非所宜為而為之者終至于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解上六墉古庸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射食亦反藏器謂佩之于身待時遇隼則其時也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朱子曰括結礙也語去聲器先成而後動故無所結礙凝滯而有獲禽之利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謂也王介父曰上六在卦之中故曰成器毛伯玉曰非所以申爻辭欲以它義發之孔子之言有遺爻

象而泛言之者欲其廣也鳴鶴在陰公用射隼是也
有專明象而微其辭者欲其藏也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是也有托于泛而深言之者欲其微也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是也以此推之聖人之言可以理悟而意
通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
畏故必威而後懲于不義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懲之于罪惡之小而所以誡其罪惡之大

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九小人言九四為間之一爻所謂頤中之物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正在三四兩爻四謂間不仁也乘三之柔不義也六五近而相得見利也初噬之始故懲誡之楊廷秀曰懲惡在初改過在小王景孟曰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

術不得已而施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此爻之義與文言坤初六之意略同皆言積也九四陽剛本善也以為間而居陰位自陷于小人獨陽在衆陰之中故以善為小无益而弗為則善不積也名陽明之譽也居于陰不成名也中四爻獨

此一爻為間故謂惡為小無傷而弗去不知自二至四惡已積于上矣噬而嗑之則滅身也毛伯玉曰小懲大誡故曰无咎罪大不赦故曰凶王景孟曰上之人至用刑戮者非我之本心也自爾致之吾不得已而應之云爾又曰至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無失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九五安危存亡治亂相為倚伏猶陰陽之相為消
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有如
有其善喪厥善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夾輔
故保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陽浸長而上偏
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身謂九五國家謂上三陽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知今智少多少之少重輕重之重鮮上聲亦作匙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勝平聲鼎九四卦有二象有全體之象有二體自為象全體之象具鼎之體也二體各自為象則上鼎無足下鼎無耳也鼎以三陽為德九四在上體之下二陽巽陰下趨不相夾輔故為德則薄為知則小為力則少也而全體已在上卦近君故其位則尊其謀則大其任則重也一鼎之餗出納于四而四孤于上故不勝其任之重鮮不及言鮮不及于凶敗也郭子和

曰道之用無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
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
也于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
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龔氏曰鼎之
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

幾平聲柴氏曰此文言君子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權臣之象六二上交則四也
諂媚也初九與四為正應密比于二六二下交則初
也瀆數也言上交權臣下交權臣之與也王介父曰
上非其應而求焉諂也下非其與而求焉瀆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事物方兆之初故曰微見今現形也震動在四二已
知其微朱子曰漢書云吉凶之先見程正叔曰吉見
于先豈復至有凶也王介父同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作起也起而去其位也不俟終日下卦畫也不俟至
三三則近四有吉凶矣故不俟終日程正叔曰知之
圓也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六二張子厚曰以陰居陰獨無累于四故其介如
石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寧安也言安用也斷都玩切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動之微則必彰矣柔物之稚稚則柔至剛則堅實矣
詩采薇二章言薇亦柔止三章言薇亦剛止是也望
平聲言天下萬民視君子以為去就也卦多陰故曰
萬夫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顏氏之子指顏淵殆近也幾讀為上文知幾之幾耿
晞道曰言近於知幾也此申言精義見幾之次也復
扶又切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九耿晞道曰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近之矣
郭子和曰顏子未能无過故論語稱不貳過未能无
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李仲永曰
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絪於真反縕於溫反篆壹壺隸氤氲程正叔曰絪縕
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朱子曰醇謂厚而凝
也言氣化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言萬物雌雄牝牡皆有男女之道程正叔曰精氣交
構則化生萬物朱子曰形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六三

言致一也

楊廷秀曰致者力至之之謂柴氏曰春則生夏則長秋一者也龔氏曰申言精義則足以致一也郭子和曰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張子厚曰陰虛陽實虛則受實則施受則益施則損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易平易之易語去聲益極則損至君子修此三者故全其益而无損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其身危而欲動則人驚而去之矣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應去聲毛伯玉曰以言恐人人孰諾之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所交未定而泛然有求則誰其予之民人也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莫之與莫益之也傷之者至或擊之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九修此三者則常益也反此三者則是立心勿
常其凶必矣蓋无自全也李氏曰居其所安而人不
我危故動則民傳處其所易而人不我懼故語則民
信固其所交而人不我離故求則民親此立心之恒

之人也上九反是身心不能自寧交不能自必況于民乎是以有傷而无益張子厚曰終以昧于致用之戒龔氏曰此四卦者申精義也李仲永曰始終舉此諸爻所以申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九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郭子和曰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又或作有古通尚賢以下乾三陽與大畜尚賢之象

同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上九一爻在六五之上德剛而體柔六五厥孚交如而
又柔順上九身履其信而心思其順乾三陽在下
賢者也而尚之是以乾三陽祐之乾天也自天祐之
之象也張子厚曰五陽一陰无有間焉者剛柔相求

情也信也又曰宜在立心勿恒之後蓋上言莫益之
此言多助也蓋此文舊在上篇書不盡言之前上下
文不相屬郭氏曰上篇擬議七文皆不稱易此篇往
來屈信十一文皆稱易曰此是錯簡宜屬于此

右第五章申上篇擬議七文未盡之旨以推玩
辭之學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邪今耶後並同門或作戶非林黃中曰前言十一卦

之爻此申言其皆自乾坤出也故曰易之門

毛氏同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乾三畫奇陽物也坤三畫耦陰物也乾合坤而剛有體則震坎艮也坤合乾而柔有體則巽離兌也乾坤合者陰陽合德也言六子出于乾坤自此重之六十四卦出于八卦所以為易之門者此也楊廷秀曰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本乎陰者皆坤也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體去聲今俗作替非撰造作也讀如異乎三子者之
撰猶言天地之所為也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以
卦爻體之也神明之德謂无有遠近幽深知吉凶之
來物以卦爻通之也

其稱名也雜

讀

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越過也言乾坤之稱名也雜雖若多端而不過于稽
考其類凡陽卦陽爻皆乾之類陰卦陰爻皆坤之類
也今人讀越字絕句于稽其類四字全無歸宿殊不

知雜字為讀猶下章其稱名也小句法正同是說蓋得之上庠之知易者楊廷秀曰乾之名為龍為馬為虎為羊為豕為金為玉為碩果為棟為宇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名為牛為牝馬為魚為爪為萑藟為輿為缶為常為帛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朱子曰衰世指文王與紂之事程可久曰以其詳吉凶悔吝之變非上世風俗淳厚之世所有也朱子發曰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情偽

右第六章言易自乾坤而出自此以下皆言易之書鄭少梅曰萬物以氣則不離乎陰陽以形則不離剛柔大為天地妙為神明名稱萬端其能越于二物也哉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然乾天而坤地天神而地明兩者未嘗不相為用在氣而不在形故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厚齋易學卷四十五